

白頭山

趙基天著



作家出版社

山 頭 白

趙基天
適夷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書號 6

字數 55000

白 頭 山

著 者 趙 基 天

譯 者 適 夷

出版者 作 家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京 1-26000
(內精裝 1000 本)
定價 4.300 元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조 기 천
명 두 산

根據朝鮮許南麒的日譯本“白頭山”（東京鴿書房一九五二年版）譯出，經李啟烈根據朝鮮文“趙基天選集”（朝鮮文化戰線社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三年版）校訂。



作 者 像

譯者前記

趙基天，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優秀的戰鬥詩人。他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六日出生於朝鮮咸鏡北道會寧郡一個貧農的家裏。在他的幼年時代，他的父親在日本帝國主義與本國封建地主的殘酷壓迫下，失却生活的道路，便舉家流亡到西伯利亞去謀生。以後，他就在蘇聯成長、學習，在高爾基師範大學卒業後，服務於蘇聯的出版機關，後來又在大學裏教書。他很早就開始寫詩，並從事於俄羅斯古典文學的研究，寫文學評論。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蘇聯紅軍解放朝鮮，趙基天跟着勝利的隊伍回到懷念中的祖國，開始

在平壤的一個報社裏工作，並為新生祖國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作了獻身的努力。他寫了許多愛國主義的雄渾的詩篇，鼓舞朝鮮人民為祖國的統一和自由而鬥爭；擔任了北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的常務委員。一九五〇年，同盟與南朝鮮文學家同盟合併，成立朝鮮文學藝術總同盟，他當選為副委員長。

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發表了“豆滿江”，接着繼續發表了“在乙密台”、“土地之歌”等許多抒情詩。他在這些詩歌中，歌頌了由偉大蘇聯紅軍所解放的人民的自由與幸福的生活。一九四七年，發表了歷時九個月才告完成的長篇敘事詩“白頭山”。一九四八年寫了歌頌朝蘇友好的敘事詩“我們的路”。一九四九年又發表了一個組詩“戰鬥的麗水”。一九五〇年發表了描寫北朝鮮輝煌民主建設的長篇敘事詩“生之歌”，同時還另外寫了許多短詩。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朝鮮人民為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李承晚的武裝侵略而進行了偉大的衛國戰爭，他又陸續發表了“朝鮮在戰鬥”、“在燃燒的街道”、“朝鮮的母親”、“叫敵

人死”等一共七篇戰鬥的抒情詩。在這些作品中，他以烈火般的憤怒的呼號，揭露美帝國主義食人獸的瘋狂暴行，並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顯示了朝鮮人民寧死不屈的英雄的面貌，同時也鼓舞祖國人民再接再厲進行鬥爭，向最後勝利的道路前進。

在艱苦的衛國戰爭中，趙基天不僅以他的戰鬥的詩歌，同時也以戰鬥的實際行動堅持鬥爭，不幸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戰鬥中光榮地犧牲了，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他毫不吝惜地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親愛的祖國，當他臨死的時候，他的懷裏還緊緊地抱着未完成的最後的遺稿長篇抒情敘事詩“飛機狩獵組”。

愛國詩人趙基天的詩，得到朝鮮人民無比的熱愛。火線上的英勇的人民軍戰士，在戰壕裏朗誦他的詩，激起對敵人的憎恨，更勇敢地殺敵；後方人民也同樣為他的詩篇所鼓舞，在工廠裏、在農村裏，到處掀起增產競賽、支援前線的熱潮。

這裏譯出的“白頭山”，是詩人的代表性的作品，歌頌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元帥和他所率領

的游擊隊，在中國東北邊境與朝鮮接壤的長白山（朝鮮名白頭山）建立根據地，長期堅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游擊戰爭，幾次深入朝鮮國境，襲擊在帝國主義與賣國奸賊統治下的城市，鼓舞了在絕望的悲慘境況下的朝鮮人民，使他們望見了祖國的希望的光芒，加強了對敵鬥爭的信心，一直到蘇聯紅軍的英勇的進軍。詩人以高度現實主義的方法，和雄渾的抒情的調子，創造了朝鮮最大的人民英雄和他周圍的人們的藝術形象，是朝鮮文學上最初出現的長篇敘事詩。“戰鬥的麗水”是寫南朝鮮人民反抗美帝國主義侵略者與李承晚傀儡政權的武裝起義的，也是詩人的重要作品之一。

這首詩，

謹獻給

英雄的解放軍

——蘇聯紅軍。

目 次

譯者前記.....	1
白頭山.....	1
戰鬥的麗水.....	99
夜深起來了	100
媽媽	106
他們三個	112
黎明	117
海啊	122

白頭山

序 詩

三千萬同胞喲！

今天我也要講！

傳說天池①的青色的波濤，

僅由於白虎無聲的笑，

所激起的浪頭能直冲雲霄；

讓這樣的天池的青色的波濤，

把吹遍這土地的殺風

所吹乾的心胸醫治好。

把幾千年苔痕深深的巨巖當作石硯，

磨快這支鐵鏽的傷殘的筆，

① 天池，在白頭山巔，是一個從火山休火口變成的大湖。

像殺敵的槍尖。

我，這國土的無名的詩人，

我也要講，在解放了的今天！

皚皚的白雪隔斷懸崖，

重疊的峯巖插入天空，

在這傳說曾有仙女騎虹下降的天池，

連雲霧也昇不上的高峯，

啊，掉轉我們回憶的小舟，

駛向過去的時間的河流——

在什麼年代，什麼時候，

我們的游擊隊曾經攀登這個山頭，

在峯巔頂天屹立，

怒火燃燒胸間，

舉起解放前最後的烽煙？

今天北國的正義的戰士們，

在這個被死亡追逼的國土裏，

帶來了再生的白光；

解放史輝煌的大路，

跨過豆滿江①的流水，
穿過白頭山起伏的峯巒，
直伸到民主朝鮮。
在長白溪谷間到處遺留着的
過去的戰跡，還歷歷在目，
我今天安心地攀上這個山頭，盡情地
歷數祖國三千里江山②，
像數着手掌上的紋絡。

啊，祖先的土地喲！
當你五千年的血統，
被日本帝國主義的兇刀砍斷的時候，
在割碎了的一塊塊的肉裏，
有多少仇恨的熱血在奔流？
當你的命運被放在刀俎上的時候，
有多少千萬志士穿過夜路，
走進這白頭山的深林裏頭？

① 即圖們江，朝鮮人稱作豆滿江。

② 朝鮮土地，南北縱貫三千里，“三千里江山”是朝鮮人自稱其國土的別名。

枯葉堆裏的瞌睡多麼戀人，
出入死境像出入家裏的門。
他們是什麼人喲？
山啊，祖先土地上的山喲，講吧——
在這解放了的土地上，
是誰，爲人民而戰鬥？
是誰，站在人民鬥爭的先頭？

噓，不要作聲！
石巖上老虎出來了，
白頭山的老虎出來了。
前腳有力地跨出來，
兩眼眈眈注視着南方的天：
“嗚噫，嗚噫！”
震動羣山的咆哮，在溪谷裏發出迴音，
舞着爪子，像要擊毀什麼：
“嗚噫，嗚噫！”
然後，像掃過山頭的風，消失在尾聲中，
只留下了石巖矗立不動。
山風掠過石上的蘚苔，

好像老虎還站在石巖上。

聚精會神地傾聽：

啊，可還能夠聽到那噙噙的尾聲麼？

可還能夠聽到

那滾動山石、搖撼草木的吼叫麼？

石巖，啊，石巖！

我怎麼能知道：

是不是這座石巖，

啊，也許就在這座石巖頂，

游擊隊的哨兵曾站立着瞭望敵人。

在這石巖頂，多少愛國者舉起武器

爲祖國宣誓；

蘇聯的勇士，曾在這裏發出解放的呼聲。

屹立在長白山頭的，這座無名的石巖，

啊，深深扎根在我的心胸，

撫摩着巖上的過去的戰跡，

收集着貧弱的詩情，

描繪白頭山的英雄。

三千萬同胞喲，面對着你們，